



合纂
新講

詩經正解

魯頌

三十二

仁記
505
32



同會
攻印

505
卷

詩經正解卷之三十二 三頌

門人

朱家倫文列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石

彙輯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卽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闕宮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

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于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于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于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孔疏明堂位曰封周公子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作七八里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且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于是卒相成上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守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于是始定世家又云伯禽卒子考公苒立卒弟熙立是為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弟濬殺幽公而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卒子真公湣立卒弟敖立是為武公卒子戲立為懿公凡括之子伯御與魯

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卒子弟湣立是為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為隱公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卒立太子同是為莊公卒立子開為閔公立其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為僖公僖公以周惠王十九年即位周襄王二十三年薨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于魯十九世至僖公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尊賢養士修泮宮崇禮教十六年會諸侯于淮上東略公遂伐淮粵二十年新作南門修姜嫄之廟從魯舊制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誦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之勳命魯郊祭天柴望如天子禮故孔子錄詩同王者之後按豐氏正說云孝公子弟湣作弗湣公子翬殺隱公作隱公為桓公軌所弑正說又云莊公卒子般立嫡女哀姜及公子慶父弑般而立莊公幼子閔公啟又弑之公子友立閔公兄申是為僖公固有種種不同考補則又云伯禽一曰禽父在魯公位五十二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三十年武公

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二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六年哀姜莊公夫人齊襄公女閔公哀姜娣叔姜所出立二年僖公莊公妾成風出在位三十六年○今據子洽通略桓公本名允春秋貫玉則云名軌史記名允是有二名也啓之為開即諱字耳惠公弟湟豐氏作弗皇是疏云閔公立其卒三字誤當是二年卒也魯自伯禽至僖十九世被弑者接踵然于潰平始之時無討之者故朱子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原本之論也○朱子曰魯得用天子禮樂而是頌又請命于天子而為之其詞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有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于祭祀以咏歌先祖之功烈也聖人于此文予之而實則不予况夫子魯人又安得削之哉詩說曰夫頌以告神明也魯之頌雖不純用于祀而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列于商周而無嫌是猶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也○駟篇似風而夫子不風之何也豈誠先儒所謂尊周之國不在太史陳詩之列乎駟篇泮篇似雅而夫子不雅之何也豈雅係王國之詩而魯不得繫列乎然頌亦惟

三朝所有也而夫子並記頌魯何也予故謂駟駟泮三篇儘得周家忠厚禮義之意當時魯公初受封時而魯人追述之也故可以附周而言頌也獨閔宮一篇侈靡殊甚則世俗所謂祝壽致諛詞耳孔筆不削愛宗國也亦以寓周衰意也

○駟章

序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全直此詩四章一意無淺深通以思字為主蓋詩人總是美僖公之善思而只舉一馬政以驗之耳各上六句是言其牧馬之盛下二句是指其立心之善正原其所由盛也各上句思字所包者廣下思字只指馬政一事而言○詩柄益字遠字已該各章意矣無疆無期因

見其遠若無數無邪亦是遠的意思蓋凡思出于淺近便有數便有邪無數無邪則非立心之遠者不能也故朱子以立心之遠貫之

駟音 壯馬 補反 在坳音 之野 與反 薄言駟者 與反

有驕音 有皇有驪音 有黃以車彭彭 郎反 思無疆思

馬斯臧

賦也。駟，駟腹幹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驪，馬白跨曰驪，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驛曰黃。

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黃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

心塞淵而騶牝三千亦此意也

合參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若謂國家之富每徵于馬而要其馬之所以盛者則以秉心之善致之也。為言之彼

駟駟壯馬畜之果何在乎在于坳之野焉。牧之得其地矣。試以馬之駟者而言有驪馬白跨之驪與黃白之皇有純黑之驪與黃驛之黃

馬雖不同同為馬之駟也。色雖不同同為色之美也。以是馬而駕車可以任重致遠彭彭然而強盛固無弗臧矣。是豈馬之自盛哉。蓋由

我公竭心思以圖萬事廣運于邦家遠垂于後世若是其無疆也。故思及于馬自蕃育之有方而馬之驕皇驪黃有以駕車彭彭而斯臧

之若此耳

此耳。訓講牧馬必于坳者恐其病民居妨民田且使馬適其性也。已見牧養有方矣。薄言四句指一乘之馬言驕皇驪黃舉其色之不齊以驗

其盛而馬之盛處在彭彭上見以車是以之駕車上思字泛就平日立心言如君國子民皆是說無疆處要于末句相關疆以境地言無

疆是心周遼廓非地之所能限也。下思字就馬政言牧之得其地司之得其人畜之不枉其性用之不窮其力非空空思也。亦無疆中之

一事斯臧以調良言應彭彭句斯字要玩味思及于馬而馬即馴良可御才隨所思而俱臧焉甚言神速之效如所謂綏之斯來也。○驪

黑色跨脚間也。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黃而微白色雜之也。黃駢者黃而微駢也。駢赤色。○疏云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駕馬。僖公使牧于坰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章各言其一首。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次言戎馬。力尚強。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言田馬。田獵齊足尚疾。故云繹繹。見其善走也。卒言駕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健。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埤雅曰。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思無疆。思馬斯臧。此之謂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音佳。有駟。音不。有駢。

有騅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音前。西反。

賦也。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駢。青黑曰駟。伾伾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合參彼駟駟牡馬。畜之果何在。在于坰之野。牧之誠得其所矣。試以馬之駟者而言。則有騅有駟。有駢有駟。色何不育也。以是馬

而駕車。則伾伾然其有力。是固可謂才矣。然豈馬之自盛哉。蓋由我公之思遠而無期。不為一時苟且之圖。故思及于馬。自牧養之有道。而馬之駟駟駢駟。有以駕車。伾伾而斯才之若斯耳。

柎謂此章雜毛云者。二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駢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上不言雜毛也。駟今桃花馬也。赤黃曰駢。赤而黃也。青黑曰駟。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伾伾筋力之強健也。無期言思之久而無窮。期非時之所能拘也。斯才以耐遠言。即打轉。伾伾句。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音駟。有駟。音留。

有騅以車繹繹。音友。思無駟。音友。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驪曰騅。色有深淺。班駟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駟。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騅。繹繹不絕貌。駟厭也。作奮起也。

合參駟駟牡馬在駟之野。薄言駟者有驪而又有駘也。有駟而又有
雜也。以是駕車繹繹而不絕。其作固如此矣。豈無自然而然哉。蓋由我
公之所思者。始終久暫。而無厭敷之意。是以思及于馬。
斯考成于牧。而馬之驪駟雜皆斯作奮起有如是也。

析講孔疏。禮記夏后氏駟馬黑鬣。謂馬之駟也。○古義。驪說文云。青
驪白鱗。文如鼉魚。駟廣雅。又以為白馬朱鬣。鬣尾也。陸佃云。今呼黃
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為駟。蓋馬無分于黃白。皆謂之駟。若今衣
脊絡縫。故曰駟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駕駟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
之駟也。月令曰。孟春駕白駟。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駟也。駟本自駟。羅
碩曰。月令五時駕馬。而駟處其二。春蒼龍。秋白駟。冬鐵驪。夏用赤駟。
中央用黃駟。中央寓于季夏。故所用物同。而以色之淺深為之別也。
愚按。雜乃馬名。非雜雜也。疑馬之色似之。故以為名。釋行無間斷
也。長驅不絕。乃氣之壯盛奮起處。故下轉言馬斯作無敷以
始終言。思之勤而無倦厭也。斯作以奮迅言。即打轉繹繹句。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因有駟。音遜叶洪孤反

有驪。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驪也。彤白雜毛曰駟。豪駟曰驪。
毫在駟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強健也。徂行也。孔子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
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
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
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
非天堦之流行矣。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
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合參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而又有駟也。有驪而又有
魚也。以是駕車祛祛。然而強健。其徂固如此矣。豈無自然而然哉。蓋由
我公之思大中至正。而無回邪之私。是以思及于馬。斯馬政修舉。而
馬之駟駟驪魚皆斯徂。利用有若是也。否則一念少懈。則化原以窒
萬物之不得其所者。多矣。何有于馬哉。

析辨彤白雜毛曰駟。孔氏曰：彤赤也。今赭黃馬也。駟者脚脰，蓋膝下之名。祛祛言馬之強健能行也。故下轉言思馬斯祖。顧東江曰：上言無斃則勤。此言無邪則正。雖若不同，然亦當就遠上發揮。蓋人有厭斃之心者，其慮必倦，懷邪辟之思者，其謀必洩。故無斃無邪皆謂立心之遠。孔子以無邪一言蔽三百篇之義，會意說也。此章總篇在立心之遠，故不必歸重末章。斯祖亦以力言，即打轉祛祛句。無邪雖作正字，亦當炤遠上發。謂心術之經營，常根于大理之正，而無私意小智之雜也。如奉死思孝，而閔官修治民思懼，而閔雨急文教思修，而泮宮蒞武功思修而公車備，皆其無邪也。○附載朱子語錄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段無邪耳。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亦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為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為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耳。唯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又曰：如騶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古義論語詩三

百云云。按詩今三百五篇，然當正考甫未得商頌之時，惟有國風及大小二雅。周魯二頌而已。除今商頌五篇，恰足三百之數。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曰：詩三百始終于周，正謂此也。

駟四章章八句

此詩見立心之遠，足以端萬化之本。而僖公所以致此富盛之業者，非偶然矣。馬之蕃息，不在于牧之有法，而在于心之有恒。故美衛文之馬者，必曰秉心塞淵。美魯僖之馬者，必曰思無疆。蓋知本矣。○牧事所關國家亦重。伯益畜馬，滋息帝舜，賜姓而俾世其任。非子汧渭有功，孝王邑秦而不易其業。宣王之中興，見于無羊。僖公之致頌，推其無疆。牧事其可忽哉。○揚伯祥曰：須如此詩，非徒言馬多有，即馬政以占國政。即物阜以推民安，意僖公之可頌者，以此。○孔子作春秋，十二公惟僖最正，故取之，取其思也。思故頌也。

○有駮章

序有駮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全旨此詩燕飲乎群臣而臣頌禱之詞皆是飲燕以相樂也。上二章下五句鼓舞以相樂。有交互意。末章下五句頌禱以相樂。有交徹意。各章俱歸結在于胥樂分一句。頌禱是燕飲中事不可對看。舊說以上章為燕飲相樂末章為頌禱相樂對言之未妥。

有駮

音邠

有駮駮彼乘

去聲

黃夙夜在公明明

叶謨邠反

振振

鷺鷥于下

叶後五反

鼓咽咽

音淵

醉言舞于胥樂

音洛

兮

興也。駮馬肥強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群飛貌。鷺鷥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辭也。

合參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若謂君臣之相與也。非禮無以嚴其分。非燕無以達其情。故駮然肥強之馬。則四馬之皆黃矣。我侯與群臣之燕飲也。則夙夜在公。君有君之儀。臣有臣之儀。皆明明而辨治矣。燕必有舞。則持其鷺羽。或坐或伏。振振然如鷺之下。舞必有樂。則坎其擊鼓。不疾不徐。咽咽然其聲之長。斯時也。飲馬而醉。醉焉而舞。君臣之際。懽懽交通。宛乎鹿馬。天保之遺風也。其相樂為何如哉。抑講此章上四句。與其燕飲之善。下是盡其相樂之情也。興無取義。只疊用駮字。與疊用在公字。相呼應耳。夙夜二句。雖兼君臣。還重在君上。昆胡云。夙夜是或夙焉。在公或夜焉。在公。非自夙至夜之謂。在公內。須點出飲酒意。下醉字。方有着落。此見國家間暇。政事少休之時。君臣相樂。不然。照夙無夜。荒耽于酒。豈有道之世乎哉。明明只就君臣威儀上說。辨則不迷。治則不亂。所以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也。宜提君作主。說到臣上去。方得臣子口氣。上鷺字。以舞者所執之鷺羽。言下鷺字。狀其如鷺鳥之下。鼓即所以節舞。不是兩事。醉言舞。還指伶人說。不是君臣自舞也。或云玩註。醉而起舞。以相樂。須兼君臣言。方見相樂。似太泥。胥樂。總承上來。方山謂二章俱以于胥樂兮作住。

詩經卷之三十一
句。不必只粘醉
言舞。此說得之

有駉有駉彼乘駒音絢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

于飛鼓咽咽言醉歸于胥樂兮

賦也。鷺于飛。舞者
振作鷺羽如飛也

合參有駉有駉則四馬之皆壯矣。我侯與群臣之在公也。則或夙或
夜而飲酒矣。燕必有舞。則鷺羽振振有如鷺之飛。舞必有樂。則鼓聲
咽咽而與舞相應。斯時也。獻酬屢更。必醉而後言歸。上下之
間和悅無間。信乎蓼蕭湛露之遺休也。其相樂為何如哉。

所講此章上四句。興意同上。飲酒要見乘此無事。而獻酬交酢以飲
酒。意醉言歸者。言必醉而始歸。正以相樂也。蓋君設燕。本欲臣之盡
歡。以為樂而臣必醉而後歸。以樂君之心。豈不是相樂耶。孔
疏上言于下。此言于飛。是既下而飛去。故知與群臣醉欲退也。

有駉有駉彼乘駒音絢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

始歲其有叶羽君子有穀詒孫子叶獎于胥樂兮

與也。青驪曰駉。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
也。穀善也。或曰祿也。貽遺也。頌禱之辭也。

合參有駉有駉。駉彼乘駒而驂服齊矣。我侯與群臣之在公也。則夙
夜載燕而樂舞俱陳矣。今日之樂如此。我當何以為願哉。彼我魯世
守土田之封。固嘗有豐年矣。若年有不登。非國家之福也。惟願自今
以始。樂歲相仍。上以需國用。下以贍民生。一人之慶。普而為千萬人
之慶也。我魯素秉禮義之教。固嘗有善道矣。然善有不傳。亦非國家
之福也。惟願君子有穀。貽厥孫子。上以承天命。下以保人心。一世之
善行而為千萬世之善也。夫然則國本以固。國祚以昌。君享其休。臣
亦蒙其福。而燕飲以樂。太平者。悠悠其未艾矣。其相樂也。何如哉。夫
既道其燕飲之樂。而又致夫頌禱
之詞。如此忠愛之情。亦可見矣。

反介 其旂後後旂音鸞聲噦噦噦音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芹水菜也。戾至也。後後飛揚也。噦噦和也。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辭也。

合祭此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詞也。若謂建國君民立教為先。而化民成俗。必由于學。我公之視學也。寧無可美者乎。思樂哉。此泮水也有芹生焉。則薄采其芹矣。我侯之至止也。車行而旂建。言視其旂。則後後而飛揚矣。馬動而鸞鳴。聞其鸞聲。則噦噦而調和矣。斯時也。曠典載舉。人心樂從。凡魯邦之人。無小無大。皆從公以至此。于以觀其講學而行禮焉。是始至于泮。而得乎人心者如此。

柳講此章上六句。興魯侯蒞學之儀。下言人心之樂從。思樂二句。不過直賦其事。而曰賦其事以起興者。蓋用采芹見旂為相呼應之語也。樂字在崇儒重道上說。振文教于久廢之日。中國臣民與遠彞觀望皆係于此。豈不樂乎。毛傳天子辟雍諸侯泮宮采芹意。輕帶言之。

陡農師曰。芹取其馨也。藻取其文也。芣取其味三者皆有義存焉。戾止中要見曠典一新意。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旂猶昔也。鸞猶昔也。

也。以戾止于泮。頓覺其旂。旂馬自魯人見之也。其馬躑躅亦此意。按小大鄭氏以臣之尊卑言。李氏以國之長幼言。通解照有德有造則亦長幼之義也。從邁觀其講學行禮也。要想見當時一段踴躍樂從光景。如漢明帝開辟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

億萬計。或云從邁不是圍橋觀聽。實欲親其教也。故次章則以教字承之。○魏雲菴曰。儀衛之盛不足為美。以之視學。若增而華矣。所謂聞車馬之音。欣欣有喜色也。蒸文教聿新。人心樂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躑躅其馬躑躅

其音昭昭叶之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躑躅盛貌。色和顏色也。

合參思樂泮水有藻生焉則薄采其藻矣我侯之戾止也其駕車之馬則躡躡而盛矣其崇儒重道之德音則昭昭而明矣斯時也載色載笑而平易之可親暴怒不形而敷教之在寬將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以慰于邁之心焉是既至泮而教于人也如此

折講此章上六句與其蒞泮而儀譽之感下言其善誨乎人也其音雖是崇儒重道之音只須在蒞泮上發揮蓋車駕一臨辟雍實為曠儀人皆知之故聲音如此昭彰也色咲與匪怒只一正一反總是和顏色以教之宛然如家人父子之相親也平易近民寬以敷教則不言而飲人以和從公之衆如在春風中矣教即敷網常布倫理而提撕警覺意所教之人即大小之觀聽者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叶謨九反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

旨酒永錫難老叶魯九反順彼長道叶徒九反屈此群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芣鳥糞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尊菜者也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

合參思樂泮水則薄采其芣矣我侯之戾止也當施教之暇則在泮飲酒矣吾將何所願哉惟願飲此旨酒滋元氣而順天和永獲乎難老之休焉又願順此大道重禮教而崇信義以屈乎群醜之心焉斯非吾人之所深願乎

折講此章上四句正興其飲泮之事下願其獲壽而服人也既飲四句以永壽服衆乎看勿以飲酒貫難老非藉酒以介壽也大約是因飲而祝之以壽耳難老者祝之以其所難也必兼君德清明政治修整于難字義始備在泮而先以壽期不可概作稱觴致祝之語即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之謂順長道自魯侯身上用力言大道雖指禮教信義然亦勿泥定止此如人育義正禮陶樂和亦是長者經久不易之謂屈者自我屈彼而致心悅誠服之謂群醜指魯國之衆言非淮彞之醜詩人頌禱其君欲其服淮彞而必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治然後可外攘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音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音户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合祭不特此也又願我穆穆魯侯德之備于己者敬以明之使洞然無私欲之蔽威儀之著于身者敬以慎之使真然有中禮之休則內外交養而本原之地以端動靜不遺而會歸之極以建不為下民之法則乎又願我侯經邦有道允乎其能又焉戡亂有方允乎其能武焉上以昭格于周公下以昭格于魯公而靡有不孝焉若然則繼述之責以盡而烈祖將貽之以多福矣不亦自求伊祐乎抑謂此章上四句願其修己以化民下願其孝先以獲福人君下為國人之趨向上為祖宗之付托故願之如此敬明其德所謂敬以明之也蓋德體本明而用功在敬也威儀即是明德流露處詎其德以敬而明獨于德之隅而不以敬而慎之乎二敬字重看維民之則重在我有以即表乎以上允文言不徒為粉飾之具允武言不徒為耀兵之觀也皆主德言一說文武不平須合文于武看周公監二代而

正四國魯公守家訓而作費誓皆是有文武之烈者二公而下代稱守文而武烈不競故必文與武合斯有光于烈祖即此是昭假即此是孝靡有不孝只一無遺憾之意伊祐只自求多福意此章德儀服民屬上文內治一邊文武假祖已向下邊外攘一邊是通篇關鍵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矯矯

虎臣在泮獻馘音飾淑問如皋陶叶夷在泮獻囚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合參且文武一道也文謨顯者武烈亦章內外一體也內治修者外侮亦息淮彞之為魯患久矣亦將何以願我侯乎蓋我明明之魯侯也慎修以端天下之表而德之原于天者有以復清明之初自強以立天下之極而德之備于己者有以去拘牽之累則雖無意于淮彞

言 之服而服之者有本矣。今其作是泮宮也。其必先聲所動。有以馴桀
傲之心。威德所敷。有以革強暴之習。而淮彞自為之攸服焉。吾知縱
敵非所以為仁。侯之臣殆必有驕驕虎臣。以任失獻馘之責者矣。而
獻馘者。在此泮也。殺降非所以為武。侯之臣殆必有淑問如皋陶。以
任夫獻囚之責者矣。而獻囚者。亦在此泮也。是非虎臣之能為力也。
固君之德也。亦非文吏之能為明也。亦君之德也。一德立而萬化從。
淮彞之服。吾固有望于侯矣。一時泮
宮之作。豈徒侈夫聲容之感而已哉。

泮講此章上四句。願其所以服遠。下四句。言其得人。以獻功。正服遠
之事也。克明其德。與上敬明其德不同。上就體言。即大學之明明德
也。此就用言。即修文德以來之之德。作泮方山。傲弦謂振作之作。亦
牽強者。米凡有事宮室。便是興作。修亦作也。淮彞與魯接壤。世為魯
患。伯禽始封。爰及干戈。事在費誓。左傳僖十三年。從齊桓公會于鹹
以病杞十六年。從齊桓公會于淮。以病鄆。則淮功為魯人所深願。而
不可異者。故五章以下詳言之。攸服不可作文德感化而來。如此則
下獻馘獻囚。便說不去矣。作泮如何。便服淮彞。蓋泮宮所以講學行

禮而出兵受成。亦于斯也。既作則先聲所動。便有馴其桀傲。革其強
暴之意。故淮彞攸服。矯矯四句。正是服淮彞處。重在獻功不重得人。
縱其人。割其耳。獻馘也。
受其詞。斷其罪。獻囚也。

濟濟上聲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音剔彼東南叶尼反

烝烝皇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訥音凶在泮獻功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邊也。東南謂淮夷也。烝
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訥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合參夫淮彞之服。固本于我侯之德。威不能無賴于多士也。又願濟
濟多士皆克廣其德心。惟知為國忠君之謀。初無自私自利之意。而
行師之本立矣。由是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之彞。其兵進而合也。烝烝
皇皇。兵威極其盛焉。不吳不揚。師律極其肅焉。有不戰戰必勝矣。且
師克而和無有以爭功之事。告于治獄之官。惟以所獲之囚。而獻其
功于泮而已。凡此皆克廣德心所致也。有士如此。非吾之所願乎。

翩彼飛鴉音

集于泮林食我桑黹音

懷我好音音

耿音

彼淮夷來獻其琛救金

友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與也。鴉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金荆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與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合參夫淮彞既服則貢獻行焉彼翩然之飛鴉本為惡聲之鳥也今則集于泮林食我桑黹亦懷我以好音矣此蠢然之淮彞本為難化之人也今則憬然自覺其非而來行其獻琛之禮若元龜若象齒與夫荆揚之金雖非其地之所有者無不大賂于我焉蓋革心向化故用此以致其誠而百年貧困之寇至是其永靖矣不有以慰我侯之心而遂吾人頌禱之情也哉

柳謂此章上四句言鴉者惡聲之鳥今變而為好音與淮彞本梗化之人今覺悟而效順此興義也憬要見自悟其非知逆不可以犯順裔不可以亂華也獻琛正見他憬處然此句且虛有元龜焉有象齒焉有南金焉悉以之大賂三項正其所獻之琛也淮彞所貢蠙珠暨

魚啟篚元織縞龜出九江象出南越金出荆揚今淮彞其地不產龜象其國不屬荆揚以一方之人而貢四方所有若搜珍剔異以致其誠不必其土之所有而後獻也上三章言有德有人有威有謀皆我所以服之之事然與其強彼之服孰若使之自服故又頌禱之如此

泮水八章章八句

新安胡氏曰蘇公以為泮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克淮彞則亦以為疑而朱子於三章以下以為頌禱之詞蓋以為僖公存日之詩也竊謂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今幸有魯頌以補春秋之闕誦其詩者尚何過疑之有哉○安威劉氏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彞之事也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彞為頌禱之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失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疑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彞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為淮彞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彞之病郟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為頌禱之溢詞也

閔宮章

序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全前此詩上八章。美魯侯修廟而屢致頌禱之詞。末章正言修廟之事也。閔宮二句言魯侯修廟赫赫姜嫄至土田附庸。原魯有國之由以見魯之所以有廟。周公之孫十三句。則言僖公因之以祭郊廟而獲福。秋而載嘗四章。又詳言致敬于廟而獲福。天錫章。又詳言致敬于郊而獲福。末章詳言修廟之事。應轉首章閔宮二句意。見得所以願之者以其能修廟也。○魯之有郊為特典。故因廟祀而張大其事。不並重。

閔音宮有佻音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其德不回上

帝是依音無災無害彌月不遲音是生后稷降

之百福音黍稷重音穆音植音穉音菽麥音

奄有下國音伴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奄

有下土纘禹之緒音

賦也。閔深閉也。宮廟也。佻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藝密也。詩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僖公耳。田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植。後種曰穉。奄有下國。封於邠也。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

合參此詩蓋僖公修廟而作者。謂國之有廟。所以崇先德而順民心也。我魯之廟。圮于中葉甚矣。我公孝思奉先。義崇萃渙。聿新寢廟。爰立閔宮。淵乎其奧。以深也。佻乎其靜。以清也。實實乎其基。磐之鞏以固也。枚枚乎其結構之礪。以密也。是足安五廟之靈。順萬民之望者矣。然公之得修斯廟也。吾究其源流焉。蓋魯周之支也。周后稷之裔也。后稷姜嫄之子也。姜嫄之厥德不回。上帝之簡閱斯在。由是無災

害之苦。終十月之期。而是生后稷焉。夫既生后稷矣。使不降之以福。寧不虛生聖人乎。于焉降之百福。有黍稷重穋之異名。有植穡菽麥之異種。凡洪荒之世。所未有者。自稷之生。而始呈其瑞矣。堯乃寵以農師之職。封之有邰之地。分茆胙土。非但推其樹藝之能。開國承家。行將責其播奏之績也。稷也。簡命既受于帝廷。稼穡遂教于天下。凡夫稷也。黍也。稻也。秬也。莫不降之于民。而稼穡之利。遍及于下土之廣矣。是向也。禹平水土。黎民尚阻饑也。今后稷教民稼穡。而使民得以粒食。是稷之功。不有以續禹之功乎。后稷為我魯開基之祖。蓋如此。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修廟制度之美。下言后稷降生之異。而功業之隆。皆推其所以有廟也。闕官提起。有血另講。惟深閑。故清靜實實以制度言。言下之磐基固也。枚枚以工夫言。言止之結構密也。不可以實枚即為有血。廟始于有國。國始于有周。周始于后稷。稷始于姜嫄。故從姜嫄之德。說起赫赫六句。降生之事。重在生后稷。降之九句。受封之事。重奄有下國。其德不回。虛講。或指裡祀誠敬言之。百福即下

四句。百穀云百福者。以其能立民命。養民生也。黍稷句。以黍稷為主。重即黍稷之先種者。穆即黍稷之後種者。植穡句。以菽麥為主。植即菽麥之先種者。穡即菽麥之後種者。下稻秬也。包在內。下國以邰言。堯以其有功于民。故封之于邰。不可作未教民先受封說。降之百福。是天所以福后稷也。俾民稼穡。是后稷所以福天下也。有稷二句。此黍稷二句不同。上二句。但含有教民意。此是既為農官。典司稼穡。故民皆有之。奄有下土。正承此四有字來。上奄有。是稷始有國。下奄有。是稼穡之教徧天下。指其所教之地言也。續禹之緒。帶任奄有句。上講。禹之平水土。稷之教稼穡。其事雖不同。其實相終始也。非禹平水土。雖稷教民種。何自而施其功。非稷教民種。雖禹治水。民何自食。惟前後相承。故云續也。重在稷上。勿以禹功相配。○闕宮以群廟言。魯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又以周公皇祖句觀之。此闕宮蓋合群廟言也。○降之百福。至之緒。是天為民而福稷。稷奉天以粒民。一串相承。非是對說。○通解黍稷重穋三句。是自已稼穡。即誕后稷之穡一章之謂。俾民稼穡以下。是教民稼穡。即誕降嘉種一章之謂。

言經正備 卷之二十二 十一
后稷之孫實維大音泰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

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由于牧之野叶上與反無貳無虞

上帝臨女音汝敦推音商之旅克咸厥功叶居五反王曰叔父

建爾元子叶子古反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賦也。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屆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

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

禽也。啟開。字居也。

合參。迨太后稷之孫曰大土者。自邠徙居岐山之陽。人心歸而王迹著實始有翦商之漸矣。至於再傳而文王又再傳而武王能讚大王

之緒。致天命絕商之極。在于牧野之地。當時人心亦知天命之必然。而力贊其決。皆曰此舉也。王其無貳無疑。上帝實臨汝矣。于是武王奉行天討。燹伐大商。而此治商之旅。咸有輔佐之功。若周公則元勳之烈也。成上嗣世而念功。乃呼周公而謂之曰。叔父之功大矣。欲封一身。則王朝輔相。不可以無人。我將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而膺列爵之貴。大啟爾宇。而襲茅土之富。使之藩宣屏翰。永為周室之輔。而與

國咸休焉

析講此章上十二句。是原周公輔相之功。下言成王分封之意。所以著有魯之由也。總是要說到封魯上去。翦商言其國勢興隆。駸駸有翦商之事。非謂太王此有志也。纘緒以國統言。雖兼文武。而致天之屆以下。則專就武王說。要知武王牧野一舉。乃天命盡頭處。言紂惡苟有絲毫未絕。天命有絲毫未絕。武王必無絲毫變節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然商命之絕。實由周命之齊。則天之去商。若罔致之者然。無二二句。是衆人知天命之必然。而贊武王之決也。敦商之旅二句。通指輔佐之臣。如亂臣十人是也。周公之功就

在克咸句內說出見周有天下而周公之功懋矣下遂述成王告周公以分封之意王曰二句見功在王室叔父不可無封而佛時仔肩冲人不可無相故叔父則雷相而元子則出封也侯以列爵言見非伯子男之列字以分土言見非五十七之封為周室輔不專重輔國要說與國咸休方合報功意○揚伯祥曰文王以服事殷至武王始受命乃直言纘大王之緒而并及于文何哉太王自邠遷岐基業始隆若使二王不聖無論廓而大之即墮其先業亦自甚易然則得以成其為周非纘大王之緒而何豈必大王先有其心子孫竟克其志如後世曹馬輩繼世成篡者哉何拘儒牽泥于心迹間而議論紛紛也○翦商句楊升庵辨之極詳按升庵引胡庭芳說云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未遠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則太王當日必無翦商之心曾謂古公亶父之賢而蓄后羿寒浞之禍心乎此論最妙○附時論興周者大王也翦商者非大王也蓋太王于商無可翦之隙無能翦之勢并無欲翦之心曷言乎無可翦之隙太王遷岐在小乙二十六祀時去盤庚未遠不三祀而高宗立上有恭嘿之主下有夢賚之弼商家五十九年中興之盛適與亶父相終始斯時威德所臨罔

不震疊岐陽一隅豈敢獨生覬覦心至高宗崩而太王亦已老矣曷言乎無能翦之勢太王遷岐避狄難也珠玉皮幣皆已畀敵則府庫必虛父兄耆老僅得相保則兵力必弱後雖柝柝漸拔生齒漸繁然播遷之餘僅可復故豈能一二十年中猝致富強乎夫始也蒙累世之業不能與狄人爭尺寸之土繼也撫新造之邦而欲與其主爭天子之位則勢必有所不能曷言乎無欲翦之心太王雖聖商之祖德未衰周原雖美商之幅員正廣既無隙之可乘又無勢之可恃而遽挾一翦商之志此與徐偃之受命何異故聿來胥宇但為安宅計非為王氣所鍾也疆理宜畝但為聚族計非為王業所成也舍伯立季但為守國計非為天命所集也信乎太王當日永嘗有翦商之事併未嘗有翦商之心也然則詩人歸功大王者何周之興發祥乎后稷振作于公劉整頓于太王而太王獨處其難蓋后稷封邠固上承帝命而公劉遷邠不聞外有強敵惟太王當流離顛沛之中裕保族寧家之計是再造周室者太王也故不特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見太王之功即定鼎洛邑卜世卜年何莫非太王之功不特仁不可失從如歸市見太王之德即六州景從八百樂附何莫非太王之德謂太王

興周即可謂太王翦商亦可。否則有二既歸。文王尚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而岐山初啓之日。不臣之節。太王先自蹈之。無惑乎稱王改元。世之疑文王者。紛紛也。要之太王。王季。文王。皆商之純臣。而無翦商之志。不寧唯是。即武王亦何嘗遽翦商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

叶樊里反

龍旂承祀。

叶養里反

六轡耳耳。春秋匪解。

音懈叶訖力反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

虛何二反

是饗是宜。

牛奇牛何三反

降福既多。

章移當何二反

周公皇祖。

亦其福女。

音汝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

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皇祖謂羣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

合參夫成王既示周公。以分封之意矣。於是乃命魯公。使之侯于東方。而列爵貴矣。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分土廣矣。魯之有國實於是乎始也。然我魯之國。既於是乎封。而郊廟之典。亦於是乎錫。是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曰僖公者。得以襲先世之休。而舉郊廟之祭。建龍旂之陽陽。馭六轡之耳耳焉。其致敬于廟也。順春秋以修厥祀。而無有懈怠。盡志物以用享。而無有差忒。所以享親者誠矣。其致敬於郊也。則主以皇皇之后帝。配以皇祖之后稷。而大享之禮。牲用騂犧。所以享帝者誠矣。惟其享帝之誠也。故郊則天神格。而后帝后稷莫不。是享是宜。降福為之既多焉。惟其享親之誠也。故廟則人鬼享。而周公皇祖。皆來格來享。亦降福于汝焉。我侯之郊廟。獲福如此。是固我

侯仁孝之應而亦吾人之至願也

柳講此章上四句。叙先世受封之典。下言繼世奉祭之福。俾侯于東內。就包命魯公。以孟春郊祀上帝。意龜蒙鳧繹。其名山也。淮沂河濟。其大川也。常許鄙讎。其土田也。句須顯史。其附庸也。山川使主其祭。土田使其賦庸。使廣其封邑。此見我魯之國於此乎。肇亦郊廟之榮于此乎。錫矣。周公之孫二句。重得統于周公。下句不過紀其世系耳。龍旂二句。以承祀字另起。而以龍旂對六轡句。總言郊廟承祀之儀。以起郊廟之祭。春秋二句。以廟祀言。皇皇三句。以郊祀言。一說龍旂四句。為廟祭一說。龍旂二句。為郊祭。春秋二句。為廟祭。俱未妥。按禮明堂。孟春建日月之章。祀帝于郊。謂郊為建日月之章。則不建龍旂矣。故以龍旂四句。為廟祭者。據此見也。俱不必從。又玩註。謂春秋為錯舉四時。可見春秋二句。從廟祭說無疑。若郊祭則但孟春行之。安得有四時也。匪懈是以時祭祀而不怠。下章秋而載嘗二句。即匪解之一也。不忒。禮與物無過差也。下章白牡句。即不忒之一也。皇皇二句。以上帝為主。后稷配上帝者也。駢犧享上帝者也。是饗二句。

就郊祭獲福言。周公二句。就廟祭獲福言。是饗之饗。來享也。宜者無怨恫之意。降福既多。暗合天錫章看。周公皇祖專祭者。周公配祭者。皇祖群公也。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指后稷為皇祖。此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指群公。福汝于四章。至七章見之。亦字根郊來。應上既守此章。先言廟祭者。因時修廟也。此詩為修廟而頌禱。故言廟祭獲福獨詳。其所謂福。亦不外保國與壽考也。○按古義李氏曰。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為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統。以為魯當郊禘。當從禮運之說。揚慎云。魯之僭禮何始也。曰。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一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閔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于成王之賜。益明矣。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麟士帖。如上說。甚明。然即以為成王賜之。而伯禽受之。此篇亦本重廟祭郊。只陪說魯益。

自張特典因連言之。觀上下文理可見也。又詩云龍旂不及日月。蓋建龍旂以別日月。期孟春以異冬至。猶是僭禮之中。小心處不必逐項俱擬天子也。據此兩者之說。或以為成王有賜。或以為成王未有賜。皆未可知。然朱子于書于經直書其有。豈或以得命而用之。猶可言也。非得命而自用之。不可言也。始就魯之借名文過。寧可歸過于君。而不實天下以無君之大惡之意歟。予于此終不能不為之耿耿也。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

叶又郎反

白牡騂剛犧尊將將

音捨毛

魚

音庖

載

音恣

羹

叶虛當反

籩

音豆

大房

音萬

舞

音洋

洋洋

音孝

孫

音有

慶

音桂

羊

俾

音爾

燬

音而

昌

音俾

爾

音壽

而

音臧

保

音彼

東

音方

魯

音邦

是

音常

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牲設其福衡是也。秋將嘗而夏福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魚周禮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爛去其毛而魚之也。載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涪煮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萬舞名震騰驚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

合參然我侯致敬于廟而神福之必何如。而後可以致吾願也。彼祭莫尚乎預也。故秋而載嘗。將以伸夫悽愴之懷。夏而福衡。預以遂其肥膾之性。先時而戒其性也。祭莫嚴于分也。故周公則以白牡。從乎殷也。而不敢上同乎文武。魯公則以騂剛。尚其赤也。而不敢自異於王制。因人而別其性也。有犧尊焉。小宰蒞之。將將如也。有毛魚焉。封人司之。芬芬如也。而載羹亦列之堂上矣。品物何其豐乎。籩人供籩

所以盛殺核者此也。醢人供豆所以薦蕤醢者此也。而大房亦陳之門內矣。器血何其具乎。乃宗伯既恪其職以秩天地之序。司樂復展其技以動天地之和。執籥秉翟所以為文舞也。而抑揚升降咸按次而應節焉。朱干玉戚所以為武舞也。而俛仰綴兆更窮態而極變焉。萬舞何洋洋而盛耶。夫禮備樂和以祀先如此。由是神之格之。孝孫不有慶乎。殆必其慶之。所萃者俾爾昭明高朗。既若是其熾矣。且單厚多益而極其昌焉。俾爾多歷年所。既若是其壽矣。且壽考維祺而極其臧焉。予以保彼東方之地。使魯邦常為吾君之奄有不虧不崩。而土宇無侵削之虞。不震不騰而干戈無擾攘之患也。又願得壽考之三御為吾君之明助。老成練達同心共濟。予以保國祚于靈長。有如岡如陵之固焉。是非莫大之慶乎。

所謂此章至保有鳧繹章皆是詳言致敬于廟而獲福也。上七句叙廟祭禮樂之盛。下願其獲福之隆。載嘗六句禮也。萬舞句樂也。要見用天子禮樂意。秋嘗福衡是先時。而戒其性。見禮之預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此言秋嘗舉一時以該四時也。

牛觸則瘠。故福衡以止之。白牡騂剛。是因人而異其牲。見色之辨。魯祀周公以王禮。故從殷之自。以比于宋。其祀魯公以侯禮。故從周之尚。以遵乎時。犧尊是祭器。小宰蒞之。犧尊以盛酒。將將威美也。毛魚一物。獻羹二物。封人司之。籩人供籩。以實果核。豆人供豆。以薦俎醢。大房以載牲體。亦陳之門內也。總之是物有常品。有常數。魚。籩。豆之陳。周公之事十六。群公之事十二。偶陰之義也。大房之設。魚。脂之載。以三羊。膚之益。以五奇。陽之義也。萬舞兼文武言。蓋二舞之總名。曰萬舞也。文舞舞大夏。象文德也。籥師掌之。武舞舞大武。象武功也。師于掌之。周公用八佾。群公用六佾。洋洋是盛美。此言容而聲在其中。有慶祭而獲福也。本禮備樂和來。宜虛說俾爾以下。正有慶之實。直管到魯侯是若止。俾爾者神實使之也。要見周公皇祖福女之意。俾爾六句。一直說下。言使之享福壽。以常保其國也。熾昌是福。即所以保壽臧是壽。即所以常福與壽合。故曰保彼東方。使魯邦常為吾君所有。而無虧崩震騰。正所謂常保之實也。方盛為熾。無所不盛為昌。有年為壽。維祺為臧。各兩字相聯。重下二字。不虧如日常盈也。不崩如山常固也。以土地無侵削言。不震如地常靜也。不騰如水常平也。

以人心無枉愴言。末二句願其得壽考之佐。以翼常保之運。三壽只作三卿說。此中便有老成持重諸練世故意。作朋者志同道合。以相導前後。羽翼左右也。保魯如岡陵。直使國家安于磐石。若泰山而四維之矣。○陳伯玉曰。白牡駢剛。朱子有明註矣。說者申之曰。周公。有王禮不敢與文武同。故用白牡者。避嫌也。魯公則無嫌。故從特制。謹侯度也。夫曰避嫌。則于有王禮之意。仍晦曰。謹度。則于無所嫌之意。亦欠安。我齊云。魯祀周公。以王者之禮。若更有駢剛。全用天子之禮。故用白牡。則少异于文武矣。祀魯公。本是諸侯之禮。故用駢剛。則亦無嫌。○顧麟士云。呂東萊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千舞武舞之別名也。籥舞又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千舞。益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冲遂之喪。于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故也。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簡兮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攻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馮嗣宗曰。書大禹謨。舞于羽。于兩階。孔安國云。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是千舞亦得云文舞矣。

左傳將萬而問羽數。何休說云。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夏小正。萬八用籥。是羽舞籥舞名萬矣。息媯聞振萬曰。先君以是舞習戎備。是千舞名萬矣。依左傳疏。萬是舞之大名。孔傳于亦文舞者。蓋取千以自蔽。不主殺敵。故云文。其實千是武舞也。萬專為千舞。自是大戴公羊之說。左傳注已不依用。魯頌萬舞洋洋。商頌萬舞有奕。商魯之廟。其舞豈應存武而廢文耶。毛釋萬無于羽而言。義優于鄭。又何休云。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故舞名萬。殊不知商已有萬舞矣。如此核據精詳。為講士之樂書也。

公車千乘

去聲叶神陵反

朱英綠滕

音滕

二矛重

平聲

弓

叶姑

公

徒三萬貝曹朱綬

音纖叶息校反

烝徒增增我狄是膺荆舒

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

叶方未反黃

髮台背

叶蒲寐反

壽昏與試俾爾昌而大

叶特計反

俾爾耆而

艾

叶五計及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叶暇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千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矛。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朱英所以飾牙。綰滕所以約弓也。二牙。夷牙。酋牙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常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猶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謂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貝。曹貝。飾曹也。朱綬。所以綴也。增。增衆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禦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爲用也。

合。翁然。此持其大畧耳。神之降福於君者。又豈無可詳言乎。蓋我魯素以禮義望於列國。而我公又以武事振於當時。彼有田必有車。我

公田有萬井。出車則千乘焉。其在車者。右馬持矛。有朱英以為之飾。左馬持弓。有綠滕以為之約。牙必有二利。擊刺也。弓必載重。備折壞也。公車之盛。蓋如此。有車必有徒。我公車雖千乘。而徒則用三萬焉。其為徒者。曹戴于首。有文貝以為之飾。貝以飾曹。有朱綬以為之綴。離合進退之間。增增乎其甚衆也。公徒之盛。又如此。以是車徒膺彼戎狄。懲彼荆舒。將必聞風而效順者。孰敢當其鋒乎。武功之著如此。則所以昭格烈祖者。殆不止于禮樂之明備已也。故今廟祭一舉。而神錫之福。俾爾福既昌矣。且昌而復熾焉。壽既得矣。且壽而復富焉。又必黃髮台背。而獲壽考之徵。而又得老臣之壽。相與引翼。以共成乎。化理焉。然又不徒昌而熾也。且既昌而益大焉。不徒壽而富也。且既耆而益艾焉。又必萬有千歲。而極其歷年之久。不惟享秀眉之壽。且無有後艱之害焉。此其福壽之兼隆。蓋非徒為一身之時然矣。抑講此亦承上章致敬于廟而言。但上主祭祀。此主繼述。說蓋能伐遠成功。亦善繼善述之孝。而致敬格神之有素也。敢承以上美其武功之盛。下願其獲福之隆。公車六句。皆是出師之事。或以公車三句。為國賦盛公徒三句。為師衆盛。不可從。朱英二句。承公車句說。總歸

詩

卷之

三十一

三十一

于車之盛。貝曹句。承公徒句說。總歸于徒之盛。朱英節。謂以朱羽為之。懸于矛之上。句也。綠縢所以約弓。謂以繩約之。使弓體直也。貝曹而未為縵。只是一件。我狄在魯西北。荆舒在魯東南。彼入寇而我當之。謂之膺。我伐寇而彼畏之。謂之懲。以上三句。有無敵意。當直說。勿作未然者。僖公當伐楚。而詩人并言我狄者。蓋魯乃秉禮之國。武功不足。故誇大如此。有此武功。便是善繼。善述。便是致敬于廟。而為錫福之本矣。此處須點出今日廟祭一句。方不脫。章旨昌熾以福之。可大言壽富以壽之。可久言。富是年富之富。謂後來之日尚多也。黃髮台背。欲君享有壽之徵也。壽胥與試。欲君得有壽之佐也。此句要重君上昌而大。有單厚之積。極于無涯。意者以老言艾。以養言。勿以六十曰耆。五十曰艾。說萬有千歲。極言其時之久。意非萬年之外。又有千歲也。眉壽無害。則壽考且寧矣。言得有壽之吉也。末要見保武功于不窮意。○按王制。百里之國。出車千乘。徒則十萬。然空國而行。非所宜也。故公徒則三萬。按魯地。其實不滿千乘。三萬是寔說。千乘是夸詞。嚴氏所謂三萬千乘。不必求其數之盡合是矣。

泰山巖巖叶魚咸反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

海邦叶卜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曾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魯與瞻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合參。然神錫我侯。非但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也。吾見泰山巖巖。既為魯邦之所瞻。龜蒙二山。既為魯邦之奄有。又必藉宗廟神靈之力。東馬遂荒大東。而至干道海之國。南馬遂荒淮彝。而無不來同之人。凡諸國莫不傾心向化而率從也。如是則闢地廣土。實彰廟筭之奇。而招降納貢。足徵德威之感。凡先世之所未服者。今皆有以服之矣。非魯侯之功而誰功哉。

析講此章。合下章皆本致敬于廟。未欲神默相之。而獲福如此也。在三句分末句略斷。首三句。泰山龜蒙。是已有者。大東海邦。連屬于東。淮彝連屬于南。皆未有者。太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為望。孔氏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

也。曹氏曰：龜則鄒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遂荒直貫至淮，彘來同率從，總承大東以下，來同無彘二之意，率從無違逆之意。魯侯之功，是魯人歸其功也。方山云：此句專在服未有上說，不必帶保已有意，看來帶說畧畧粘補亦不妨。

保有鳧繹

叶弋灼反

遂荒徐宅

叶連各反

至于海邦淮夷蠻貊

叶莫博反

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合參不特此也。克之東有鳧山。我侯已保此鳧矣。鄒之南有繹山。我侯已保此繹矣。又必藉祖宗五廟之靈東焉。遂荒徐宅至于海邦而兼有之。南焉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而皆統之。凡此諸國皆向吾之化莫不率從應吾之命莫敢不諾也。如是則辟土討彘非惟盡屏翰之忠而兼弱攻昧亦無愧繼遂之孝不有以順我侯之心乎。蓋所謂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者此也。寧非吾人所深願哉。

析講此章首句分末句畧斷。鳧繹是已有者。徐宅海邦連屬于東淮。彘蠻貊連屬于南皆未有者。遂荒亦貫至南。彘莫不率從二句亦總承徐宅以下。率從是革心向化之意。諾是應命聽令之意。魯侯是若謂東望無不慰之衷。南顧無不協之願也。不可錯認作遠人順魯侯之欲說。合上節俱要炤周公皇祖福女意。○此二章一是保邦而服遠其功隆。一是保邦而服遠其志遂。及覆其詞專以擴充土宇為說。乃受福之最大者。以發上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意。上願其保邦只是福。此願其服遠方是功。○泰山曰所詹。龜蒙曰奄有。鳧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言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遂荒總發其詞而致願望于公也。

天錫公純嘏

叶五果反

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叶滿委反

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

叶羽

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已反

詩

經

王

解

卷

之

三

十

五

詩

經

王

解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
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此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
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
老。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更生
細者亦
壽徵也。

合參夫神之福君如此。天之福君必何如。而後可以致吾願耶。我侯
嘗致敬于郊。故天錫之以純全之嘏焉。純嘏維何。蓋有魯而不能保
能保而不能壽。可謂福乎。而眉壽保魯。常為百神之主矣。有常而侵
于齊。有許而易于鄭。可謂福乎。而居常與許。復其周公之宇矣。此猶
曰。屬于身外也。而一身之中。非許忽生。孰與恬愉之為樂。優悠自適
孰與拂鬱之難堪。有是哉。魯侯之燕喜也。夫燕喜止于身耳。而妻之
與母天之合也。是不可必矣。而今且壽焉。仰事俯育。其遭甚奇也。夫
令壽僅于家耳。而大夫庶士人之合也。是不可強矣。而無不宜焉。君
都臣俞。其遇甚良也。由是而之于邦家也。崇高以履之。所為苞桑之
繁。盈成以撫之。安有朽索之虞。公之受祉亦既多矣。然猶未也。又錫

之以黃髮兒齒之壽。豈非期頤之徵。保艾之慶。數之不可量而受福
于無窮者乎。天之錫公如此。正所謂是亨是宜。降福既多者也。又非
吾人之所
深願乎。

柳講此章申言致敬于郊而獲福也。此即所謂是亨是宜。降福既多
者。首句分上言天畀之以全福。下詳其全福之寔。人惟壽可以享福
故以壽始終言之。重眉壽上。保魯是保已有常許。是復固有。諸侯有
大德受采邑于京師。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天子有事于明堂。
故錫魯以朝宿之常邑。天子有事于東省。故錫魯以朝宿之許田。常
見侵于齊。許見易于鄭。故以復之為願。屏字正見恢復意。燕喜四句。
以身察朝廷。邦國四平。看或以燕喜提起。以邦國句承之。亦可。令妻
見助之者深。壽母見成之者遠。會于卞。以釋齊人之討聲姜之善也。
禘于廟。以享夫人之尊。成風之壽也。宜者明良相得。為國家喜起之
慶。即宜民宜人之宜。是魯侯宜之也。或謂大夫庶士宜于其位。亦可。
邦國包魯邦侵地在內。此數語有身用休。家用康。朝廷正。邦國治之
意。故總承之。曰既多受祉。末句本上眉壽而言。不特眉壽而已也。又

寔有黃髮兒齒之徵。其壽正未有極也。而多祉將永受之矣。○附時論。僖公所云。令妻聲姜也。聲姜之前有哀姜。哀姜不令也。以其有孫。刺之罪也。又有文姜。文姜不令也。以其有敵。笱之刺也。聲姜之後有日姜。出姜。可謂令也。然哭而過市。則已戚。又有穆姜。穆姜可謂令也。然歸而在喪。則已過。獨聲姜當安定時。居夫人位。可不謂令。始令終焉。且淮之會。齊桓以滅項。故止。公勢亦岌岌矣。及夫人朝。以會。而僖公夕。以釋。則聲姜者。豈獨詩人令之。後之人亦孰不令之。若夫僖公之母。非成風乎。公之立也。成風聞季友之由。遂事之。而屬公焉。是公之立。母之力也。即井徑之戰。因母氏之一言。而懸曹魚門。不敢自悔。僖公蓋甚尊乎母也。尊之必愛之。愛之則願其壽。僖公之心也。若是乎。詩人之頌之者。徒以得僖公之心乎。然吾觀聲子以下。為魯夫人者。如成風。蓋亦賢矣。賢而致頌。非徒以得僖公之心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叶通是斷音短是度入聲是尋是尺

叶尺松楠音角有鳥叶七路寢孔碩叶常新廟奕奕叶

反灼 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同萬民是若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躬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合參夫郊廟獲福吾人所以稱願于我侯者。以其修廟故也。而所修之廟何如。彼徂來之上有松焉。新甫之上有栢焉。皆可以資宮廟之用者。由是或斷之。刀鋸以成其質。或度之。繩墨以審其宜。尋以度其長。尺以度其短。是廟之方作。而飾材制用也。如此。迨其成也。以松楠則有焉。而大以路寢。則孔碩而弘廟之新也。殆奕奕然其偉觀矣。是廟之既成。而制度改觀也。如此。然果誰之所作哉。我公主其事于上。而一時教護之勤。章程之課。以董其事者。寔奚斯之力也。是以廟制深長。而孔曼規模宏大。而且碩。所謂闕宮有恤。寔寔枚枚者。此矣。萬民不是若乎。蓋周公創業而有功。群公守成而有德。皆吾民之所仰望。而欲祀之于永世者。今新廟之作。則所以安周公之靈者。在是。奉

群公之祀者在是。不惟有以憚我侯報本追遠之心。而寔有以順萬民崇德報功之念矣。向非修廟之盡制。則靈有未安。而何以得此干民哉。此我公之修廟。所以為可頌也歟。

析講此章正詳言修廟之事。而表其有以順人心也。與首章闕宮二句相首尾。蓋此詩為修廟而作。故以是始終焉。松栢只是山有松栢。可用尚未取也。至此斷二句。方是取之。斷者截之于二山之上也。度者審二木致用之宜也。長者尋之。短者尺之。俱作廟事。下五句。則成廟事。松栢句。對路寢句。新廟句。另看。寢在廟之後。藏衣冠之所也。廟在寢之前。奉祭行禮之所也。只就此二句看。以後寢前廟相對為是。舉松栢之大。則其他材木可知。舉路寢之大。則其一廟之規制可知。雖僖公特修之。而以其渙然一新。故曰新廟。以其室改換規模。非僅補葺之而已。故又曰作。主之雖屬魯君。而監護督課。奚斯與有力焉。故曰奚斯所作。曼以廟之連。且言。頌以廟之廣大。言本上孔碩奕奕。說亦須應轉闕宮二句意。是若喜羣公周公之神。有所安也。言萬民則魯之君臣可知矣。此詩于魯侯是若。見魯人所以慰其君于萬民。

是若見魯君所以慰其民也。註教護指令也。監視也。屬工付工以事也。課章程。考工以能也。○定守陳氏曰。僖公修闕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廟。而路寢又廟中之正寢也。毛鄭以闕宮為姜嫄者。固非。毛公以新廟為闕宮廟者。尤非也。

闕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

內第四章
脫一句

二章章八

句二章章十句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古義三百五篇之中。以一百二十句成篇者。僅見于此。○闕宮頌僖公也。然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記僖公廟祭之非禮也。書四月郊不從。譏僖公郊祭之非禮也。此詩所頌。無乃因其所短而稱願之。與其惓惓于徐淮之服從。而必先之敬神明任。

賢佐。又禹規諷之意矣。○李曰：魯頌四詩，惟闕宮獨為可疑。如
駟之詩，言牧馬之事，有泌之詩，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
服淮彝，雖其事僖公未能盡之。然所褒之事，猶為可褒也。至于
闕宮之詩，則所褒者，非可褒之事也。毀譽失真，莫如此為甚。且
如闕宮之詩，言祀姜嫄，后稷，至于文武大王，與夫郊天之祭，魯
以諸侯之國，而祀姜嫄，后稷，周之先王，不可也。郊天之祭，亦不
可也。此詩乃盛稱祭廟與郊天之祭，以示誇耀，不亦過乎。此序
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亦不可信。詩序徒見詩中言居常與
許復周公之宇，故附會以為復周公之宇，殊不知詩人所言乃
祝頌之辭也。如曰：大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與夫萬有千歲，眉壽
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辭。若以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果為非祝
頌之辭，則是僖公果有萬有千歲乎。故此序言復周公之宇，亦
為可疑也。○新安胡氏曰：寢謂闕宮，是依倣殷武，自言高宗伐
荆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于壽考且寧，遂結之以作寢廟。朱子
釋廟中之寢，所以安高宗之沖，得之矣。闕宮首言僖公世家，次
及承祭祀，攘彞狄，復境土，後頌其壽考，亦結之以作新廟與殷

武如出一手，特殷武簡而嚴，闕宮張而誇耳。先儒因此詩淮彝
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為未然之期望
未子以為頌
禱之詞也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考之春秋，僖公首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新作南門，書不時也。西
宮災，紀異也。獨其間閔雨，而與民同憂，喜雨而與民同樂，為可
取耳。說者謂魯詞
誇觀于此，言尤信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二終

